



兄弟有情

海慧儿 史力嘉 著

时光像把刀子将我生命雕刻，它锋利得将欲望枝桠纷纷斩落。梦中的背影模糊在角落，沿途的风景能有几篇永远闪烁。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兄弟有情

海慧儿 史力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兄弟有情 / 海慧儿, 史力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39 - 5290 - 6

I. ①兄… II. ①海… 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4149 号

兄弟有情

著 者 海慧儿 史力嘉
责任编辑 仲 江 金 燕
封面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290 - 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 一 生如夏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1
- 二 生命中相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 /8
- 三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 /17
- 四 从对立到倒戈 /32
- 五 动不动就幸福 /39
- 六 偶像一旦被打碎，就再也拼不出个人形 /45
- 七 看天空中飘动的是什么？那是朵无处安放灵魂 /50
- 八 “绿裤腿”和李铁梅的爱情故事 /59
- 九 狗把人团结起来了 /69
- 十 “精神坎肩” /75
- 十一 事情藏在心里久了就是个疙瘩 /82
- 十二 奶制品吃多了容易早熟 /89
- 十三 为将“镇魂曲” /107
- 十四 一只手，可以拨动多少根琴弦？ /116
- 十五 那些重要的人总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来来往往 /128
- 十六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 /138
- 十七 有多少人能够算跟自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呢？ /150
- 十八 人生中有几次旅程，会被定义为“疯狂”？ /164
- 十九 眼睁睁看着手心的泪水蒸发却留不住它 /171
- 二十 在自爆之前释放 /177

- 二十一 拳头打不出江山 /184
- 二十二 欺骗一旦暴露了，哪怕你的初衷是善意的 /194
- 二十三 爱是一种牺牲 /203
- 二十四 “重逢”是生命中常有的事 /207
- 二十五 他乡遇故知，如此…… /212
- 二十六 上贼船容易，下去可难了 /223
- 二十七 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顿年夜饭 /233
- 二十八 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你 /244
- 二十九 一个生命会有多重？ /248
- 三十 亲近的人之间对话都是轻言轻语 /259
- 三十一 梦里似是而非，现实如梦如幻 /266
- 三十二 恶梦醒了，却还活在恶梦里 /272
- 三十三 挥舞的红手套 /282

一生如夏花，不败，妖冶如火

施远随从部队转业赴某科学院三所就任党委书记一职的父亲来到北京，搬进了位于海淀区的一个职工家属大院。

其实从部队转到地方，施远和施远的父亲施林森都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父子已经习惯了部队那种简单而紧张的生活节奏。而施远的母亲听说到地方，尤其是来北京却高兴得手舞足蹈。其中最让施远母亲江琳兴奋得意的重要原因并非由于远离了西北比较艰苦的环境，而是让她觉得终于可以为儿子继续学习并提高小提琴演奏技能创造了更好条件。

母亲高兴的这个原因恰恰又是令施远最不开心的。施远始终讨厌妈妈逼他学琴，讨厌那些像蝌蚪一样的五线谱，他甚至认为拉琴这种营生压根儿不是他这个健硕的、充满血性的男儿该干的事儿。

的确，施远看上去比同龄孩子结实得多，这大概是得自他父亲的遗传。他自小很少患病，偶尔有个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也是过一半天就没事了。由于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比划，腿脚不仅灵活、而且有力，擒拿格斗的也会使几套。另外，他和父亲有个共同习惯，就是有事没事总爱往外跑，并且根本不管天气如何。在他俩看来，夏天和冬天、日晒或风吹没什么两样。照他们的话说，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可在施远母亲眼里，这对父子就是精力过剩，在家待不住。

施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小好像就不太会哭，在江琳印象当中似乎施远从未掉过眼泪，无论是跌跤、烫伤或不小心弄伤了自己，有时甚至鲜血淋漓，施远也全不当回事，反觉稀松平常，就像吃饭有时会把饭粒掉在地上一样。因此他几乎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除了江琳为他规定的练琴识谱的那两个小时，那才是他为最痛苦难熬的时间。

搬家那天，施远在北京姥姥家的人差不多都来帮忙了，有钢琴家姥爷、当了一辈子音乐教师的姥姥，还有大姨、二姨和两位姨夫。施远没有参与搬家，姥爷命令他在姥姥家等下班回来的舅妈带他去新家。

舅舅和舅妈是一个月前才刚刚结婚的，舅舅是很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曾荣获很多奖项，其中还有国际大奖，所以舅舅在姥姥家格外受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全家只有他一个男丁那么简单。

施远大姨、二姨还有妈妈也都曾经学练过钢琴和提琴，但她们个个学未有成。她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畸形的疯狂的年代，那个年代只讲阶级、只讲成分；不讲学识、不讲才华。她们统统被洗了脑一般，为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出身而努力，没人敢把音乐和音乐世家当做荣耀，反觉得学会了那些“封资修”的玩意儿和家庭出身都是某种耻辱或罪恶。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能让自己的后代融入红色的血液，大姨嫁给了一名锻工，二姨嫁给了一名东北建设兵团老战士的儿子，妈妈最为幸运，居然嫁给了一名现役军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膨胀的年代，有一句口号曾经脍炙人口：“要吃就吃白菜心，要嫁就嫁解放军。”可见当时施远的妈妈江琳，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一夜之间能让全家人变为军属是一件多么风光的事情，那时就连今日的音乐巨子舅舅也总是把“我姐夫是革命军人”这句话挂在嘴边呢。施远一直觉得舅舅能够顺利成长、发展，能有今日之成绩，说不定沾了自己父亲什么光呢。

施远舅舅的外表一点也不亚于他的音乐才华，一米八的个子，帅气十足的脸，骄傲的下巴，总爱微笑又很有唇峰的嘴，直挺的鼻梁，深邃的双眸以及光亮、宽阔的额头，再加上那一头又黑又茂的头发，无不显示出天生艺术家超尘脱俗的气质和风范，所以姥姥全家都以舅舅为荣、为傲是再自然和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唯有施远不这么认为，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愿意听到或者确切地说最讨厌

妈妈提起舅舅的名字。

自施远懂事起，妈妈就处处以舅舅为榜样教育施远，仿佛如若施远成不了舅舅那样的人就是做母亲的失败。施远大约从4岁开始，每个月不是妈妈带施远回一趟北京找舅舅学琴，就是舅舅偶尔专程来部队大院教施远学琴。

江琳从不买变形金刚之类的、施远周边伙伴几乎都有的玩具给儿子。施远经常不满地质问妈妈为什么，妈妈总是回答他要省下钱来买机票去北京学琴，施远又问：“为什么其他的小孩儿都不学琴，偏偏我一定要学？”这时妈妈总是透着得意和庆幸说：“因为他们没有条件，你要感谢上天，给了你这么杰出的一个舅舅……”这种回复听得施远实在太厌倦了，以后他就不再追问了。

实际上为了省钱，施远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主动提出在空务人员看管下自己乘机往返北京和西北，父亲托关系照办了，每次也都很安全，而每次接送他的大多是他舅舅。舅舅不仅悉心教他，并且每回都要给他买一些当下最流行的玩具或者是漫画之类的作为奖励。每当此时，他总是很快接过舅舅的礼物，同时又很快巧妙躲过舅舅的拥抱等亲近举止，闪身而去。

其实从感情和直觉上，施远是喜欢和欣赏舅舅的，谁都看得出来，他和他舅舅完全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小一号而已。他对舅舅的抵触并非针对舅舅本人，主要是由于江琳。如果妈妈不把舅舅奉为神明般标榜，如果妈妈不是总想将他变成小“江为”（舅舅名叫江为），而他因此多了一份痛苦煎熬少了一段快乐时光，他可能会主动和舅舅亲近，甚至主动效仿也未可知。

这天下午3点多，舅妈手里拿着两个“麦当劳”汉堡包，腋下夹着一个崭新的提琴盒来到姥姥家，进了门把汉堡包放桌上，打开琴盒伸到施远面前：“看，这是我送你的礼物……”施远瞥了一眼，里面是×××牌小提琴，挺名贵的，可以说是施远这个年纪的学琴少年梦寐以求的。可是施远毫不在意，只说了句“快把我饿死啦”，边说边抄起汉堡包，双手架在桌上大口大口嚼起来。

舅妈见施远对小提琴不感兴趣，以为他不识货，又到他身边加重语气道：“这可是×××琴——”

“我知道，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施远边嚼汉堡包边很快打断。

“为什么？”舅妈很诧异，停了停又问：“像你这么大学琴的孩子，见了它都会如获至宝，可你为什么无动于衷呢？至少应该比见了汉堡包高兴吧？为什

么？嗯？为什么？”

这回施远嚼干净自己嘴里的汉堡包，才不紧不慢地抬眼问了句：“您——今年多大啦？”

“28岁了。”舅妈本能地答了句，眼神分明又在问“为什么”。

“18岁就是成年人了，”施远一脸老成地道：“您都28了，怎么还有那么多为什么？”他边说边拿起自己的背包：“走吧，他们说让您领我去新家。”

舅妈一脸愕然，有些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语般念叨着：“这孩子是不是饿坏了，脑子出什么问题了……”念叨完之后，才对施远说：“好吧，咱们走吧。”

坐出租车从姥姥家到施远父母的新家不过二十几分钟车程，施远险些被舅妈身上的香水味熏晕了。车一停施远就不顾一切地冲出来，大口大口喘气，心想：“幸好我不是舅舅，和这样的女人住在一起我非憋死不可。”

舅妈边付车钱边喊：“等等我施远，别乱跑。”下了车，看着施远又是满脸的“为什么”。

施远的新家是在职工大院几栋砖楼最后面的一个挺大的院子里，院门口有个牌子写着：“二号院”，里面有多种树木，其中有两棵枣树结满了果实，树干粗得像是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院里有五栋两层小楼，不用问施远就知道自己家一定是最东边那一栋，因为从那里传来了施远熟悉的钢琴声。

“那是姥爷才能弹出的莫扎特，听——”施远对舅妈说。

舅妈笑了：“姥爷弹的莫扎特和其他人弹的有什么不同么？”

“当然了，只有姥爷才能让你在这么热的夏天感觉到春的气息……”施远一边小大人般地说着一边和舅妈进了自家屋门。

“哈哈，我的大外孙子来啦！”姥爷迎上来一把抱住施远。大姨、二姨生的都是女孩，姥爷对施远尤为疼爱：“快去洗把脸，然后好好看看姥爷送你的钢琴。”

姥姥也上前随着问：“热吧？”

“不热，不热，”舅妈笑着抢道：“施远一点儿也不热。”

“谁说了？我什么时候说不热了？”施远反驳道。

“嘿，这小孩儿真逗，”舅妈自顾自道：“他一进院子就断定东边儿这楼是他家，

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只有姥爷才能在炎热的夏日里弹出春天的莫扎特——”

“学都学不会，”施远不悦地打断，并轻声嘟囔了一句：“谁还是小孩儿啊？”

姥爷似没听见他的嘟囔，只管问道：“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我说只有姥爷弹的莫扎特钢琴曲才能让人在这么热的夏天感觉到春的气息……”

“哈，对，比我说得酸多了。”

“哈哈。”全家人都笑了，包括一向比较严肃的父亲。

姥爷更是赞不绝口：“天才，我的外孙绝对是音乐天才，如果肯下功夫，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和为儿，呵呵呵。”

“好了，上楼看看你的房间去吧。”江琳说着拉起施远走上二楼：“这楼上有三间房，一间是我们卧室，一间是你爸书房，还有一间是你的。”说着，妈妈为施远推开了屋门。

足有二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充满了阳光，一张一米二宽的沙发床靠在墙边，侧面是一张质地很好也很结实的写字台，配有一把能转动的沙发皮椅，另外还有两组衣柜。最让施远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摆着一个小茶几和两把简易沙发。

施远先是在皮椅上转了两圈，又在沙发椅上坐了坐，然后大字形躺在床上。妈妈笑着问：“怎么样？满意么？”

“太满意了。”施远此时正欣赏着镶在屋顶的那盏工艺精致的六角灯：“好，妈，您把灯打开，让我看看什么效果。”

妈妈边走向开关边说：“这些东西呀全是你舅舅用过的，和你舅妈结婚后他们都换了新的，这些就全盘给你了，你——”

没等妈妈说完，施远像被针刺了般，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了下来。

妈妈以为是灯太亮，急忙关上灯问：“怎么了，儿子？”

“没什么，我出去侦察侦察地形。”施远嘴里这样答着，心里却说：“又是舅舅，真够烦的，谁稀罕他用过的东西。”

到了楼下，刚要往外走，却被大姨叫住了：“远儿，晚饭做好了，你干吗去？”施远刚想说不饿，还没开口，就听跟在自己身后的妈妈说：“大姐，怎么这么早就做好饭了？”大姨说：“我想大家中午都没正经吃，所以……”妈妈截道：“老施，去拿些点心来，再重泡一壶茶，咱们先垫垫，等等小弟。”

“等他可要7点以后呢，他今天有个接待任务——”姥姥没说完，二姨便说：“早就知道今天小妹搬家，不会换别人接待？”姥爷不无自豪地说：“那可不行，听说是个法国代表团，点名要和为儿切磋呢。”

“哎，就他能，离了他地球还不转了呢。”舅妈假装嗔道。

姥爷挺严肃地斥道：“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讲话，你是搞药品推销的，不会懂得音乐的奥妙。”

“爸，您这分明是看不起人么。”舅妈小声抗议。

姥姥跟着凑热闹说：“先前你姐她们呀，赶上那个年代没办法，都嫁了局外人。本想让小为娶个同行有共同语言吧，没承想找一个不行，找一个不行，谁都看不上就看上你了。”

舅妈这回毫不退让地说：“我知道你们都嫌我是外行，看不上我，推销药品的怎么了？我反正是比您儿子挣得多。”

“很多事情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妈妈对舅妈的态度显然有些不满。

施远却道：“要我说所有艺术家都是婆婆妈妈、沾沾自喜的。”

“你说什么？”舅妈明明听到了，却唯恐别人听不到似的有意大声问。

施远有些不耐烦地说：“你香水儿抹太多了。”

全家人想笑却都忍住了。这时爸爸拿来一盒稻香村的点心，对施远说：“你要饿先吃点儿，等你舅舅还得两个多小时呢。”

舅妈又抢道：“他不饿，3点多才吃两个大汉堡。”

“谁说的？你又不是我。”施远一想到全家人要等舅舅一个人就不舒服，尤其是妈妈坚持要等就更是不爽。

“远儿，对舅妈说话要有礼貌。”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对舅妈有多礼貌呀——”施远小声嘟囔着。

“你说什么？”妈妈和舅妈同时问。

“我说我要吃饭。”施远大声道：“我还未成年，不会像你们大人那么彬彬有礼，我只知道饿了就要喂肚子吃正经东西。”说完，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父亲。

“看你爸干吗？不是让你先吃点心吗？”

“得、得，别难为孩子了，点心哪儿能当饭吃，再说中午就吃晚了。”大姨拦道：“走，大姨给你盛饭去，红烧肉和米饭都好了，就是没炒青菜，要不大姨

先给你弄个西红柿炒鸡蛋怎么样？”大姨边说边牵着施远的手进了厨房。

也许是大姨慈母般的神情和语调感动了施远，也许是看着满脸是汗的大姨施远心中不忍，他悄声说：“大姨，其实我一点儿都不饿。他们都坐那儿喝茶聊天儿，干吗就您一个人做饭？做好了明明都饿了还不让吃，只为等舅舅一个人，不公平——”

“嘘，小孩子可不要这样想。”大姨止道：“大姨没文化，又没本事，只能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你舅舅那才是……”没等大姨说完，施远便道：“姥姥全家都是这一套，我听烦啦！你们心甘情愿为天才挨饿就饿着吧，我出去溜达溜达。”说着穿过大厅推开门向外走去。妈妈忙问：“你干吗去？吃饭了吗？”施远回道：“不是跟您说了吗？侦察地形！”

“别走远啊，快点儿回来。”

“知道啦，我伟大的舅舅来了还得听我的汇报演奏呢。”施远说完对妈妈吐了个舌头鬼脸。

“这还不算，你姥爷还说要教你钢琴呢。”二姨添油加醋搭着腔。

“对呀，搞音乐的不熟悉键盘是不行的，你舅舅像你这么大……”姥爷权威般地说教起来，全然不顾施远的感受。还是爸爸比较了解儿子，找个当口对施远说：“好，你出去透透气吧，你舅舅来了我去找你。”

“哦，”施远应了一声，忽然想到军人出身的父亲也早厌烦了艺术家和艺术家崇尚者的叽叽喳喳，便对父亲挤了下眼睛：“对了，爸，你要不要也跟我一块儿出去体察一下民情呀？”

施远的父亲也不热衷艺术，而且平均每天要抽两包左右的香烟，可是自从娶了钢琴家的女儿，在老丈人面前从未吸过烟。今天从早晨到现在，只是见机躲出去抽了两根而已，此时听了儿子的话心头一喜，刚想应声同去，却被泰山喊住：“小施，你就不要去了，咱们正好有时间一起看看小为的演奏会录像，本来是要送给你们的，这会儿正闲着，我陪你们看看，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还能给你们讲讲，其实远儿也应该留下来……”老钢琴家又有些得意地喋喋不休起来，施远顾不上替父亲解围，拔腿跑出了屋子。

二 生命中相遇的每个人 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

出了二号院，施远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边走边抽打着路边的花花草草，脚下还不停地踢着路上的石子、杂物，每抽一下便喊一声“我抽江为”，每踢一下也喊一声“我踢江为”。他边走边抽、边走边踢，却仍觉一股烦躁和怨气无从宣泄。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稚嫩的喝叫声，他抬眼望去，见一座楼角聚着一伙与他年龄相仿的孩子，吵吵闹闹乱哄哄，他扔下手中的树枝立刻奔了过去。

原来是四五个男孩正在打一个趴在地上的男孩，一个女孩还站在边上挥拳呐喊着。

施远一个箭步跨过去，一只手提起正骑在男孩身上的那个小胖子，一只手照着那张神气活现的脸就是一拳。小胖子顿时鼻血四溅，待了片刻喊了声：“打丫的！”其他孩子一拥而上，却被施远三拳两脚一一摆平。几个孩子向四周散去，口中却纷纷放着厥词：“你丫是谁呀？管什么闲事？”“等着瞧，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看我爸到时候怎么收拾你。”“有种的说出你是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

施远“哈哈”大笑几声，拍着胸脯说：“本小爷姓施名远，特从祖国西北赶赴京城，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专门收拾你们这些恃强欺弱的乌合之众，若有不服

者可随时来领教，再多找几个来也无所谓。哈哈哈哈……对了，刚才我听你们谁还提谁爸爸了，没问题，叫你们老子来本小爷也丝毫不惧，照样打他个落花流水，像他龟儿子一样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施远恨不得把这几年学到的他认为合适此时用的词汇都用上了，立刻觉得无比畅快、过瘾。

见众孩子渐渐远离，被打在地的男孩才缓缓起身，用感激和敬畏的眼神看着施远。

施远问：“你——叫什么？”

“高苍柏，大家都叫我小白。”那孩子用孱弱的声音答道。

“真够面的，人家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施远的声调明显厚壮。

男孩默然低下头，没有回答。

施远忍不住伸手为男孩抹了抹脸上的血渍，擦了擦作为男孩似乎留得稍长了一点的头发，这才发现这个叫做小白的男孩子有着似女孩般的清秀模样和洁白细嫩的皮肤。一张典型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双睫毛密、细而长，充满忧郁的眼睛，鼻子玲珑且挺拔，鼻尖还有点微微上翘，鼻翼两侧各有一条别致的曲线连着下面薄厚适度、稍稍泛红的双唇。

见施远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量自己，小白有些不好意思了，连忙整理身上那件已经七零八落敞开了的长袖衬衫，轻声说：“谢谢你，救了我。”听上去似乎还未从惊吓中摆脱。

施远看见小白的长袖衬衫里面居然还穿着一件半袖带领的T恤，而且系着领扣，很是诧异，便问：“都说8月份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你穿这么多不觉得捂吗？”小白低声回了句：“我习惯了。”施远又看了看他，说：“好吧，快回家洗澡换换衣服吧，你穿这么多不被打死也得热死。记住了啊，以后别人打你一定要还手啊，男孩子哪有只会挨打的道理。”见小白不吱声，施远又道：“听见没？说你呢。”

小白仍不语。

施远又看他两眼，叹了口气：“唉，不可救药了。”说完转身向回家的方向走去，边往家里走边琢磨如何完成每次见到舅舅后一定要进行的汇报演奏。

走到一半，他忽然觉得有人跟着他，回头一看，见是小白迈着似猫一般轻

盈的步子紧紧跟在他身后。

“你不回家跟着我干什么？”

小白不做声，继续跟着往前走。

“你家住哪儿？”

“后面，刚过，就是那座灰色的楼。”

“那你还不回家？”

“我……不敢。”

“你……你怕什么？”施远有些不解，小白嗫嚅着答：“我妈还没下班，我、我怕他们在我家附近堵我……”

“岂有此理！有这种事你不早说，走，带路，我正觉得没打够呢。”

“别，别了。”

“又怎么啦？”

“我、我怕你吃亏，这回他们肯定有准备了。”

“笑话，本小爷从小打到现在就没吃过亏，更没怕过谁，走。”

小白想了想道：“咱们还是别去了吧，小金子他爸是所长，院儿里孩子没有敢惹他的。”

“什么金子、银子的，哪个是小金子？骑在你身上那胖子？”

小白点点头：“他叫胖子金。”

“切，我非把他这胖子金打成狗屎金不可。”施远满脸不屑，见小白仍旧原地不动，便略施小计道：“我看你是瞎说，我就不相信他们会在你家附近打埋伏。你一定是因为脸上有伤，怕家长说你才不敢回家。”

小白果然中招：“那好，我带你去。不过你要见到他们就得答应我，陪我一起等到我妈回来，行么？”

“行。”施远满口答应。

“还……还有一条。”小白声音忽然小了许多。

“你还真够婆婆妈妈的，什么？说。”

“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别打太狠。”

“你没病吧？人家都把你打成烂包子了，你还替人家求情？”施远咧着嘴，像看见了什么怪物。

小白解释说：“我们这一代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谁被打坏了，家长都会心疼的。”

施远顿了顿，用少有的表示理解和同情的语气说：“我还以为你纯粹是胆小怕事的，原来是替别人的家长着想，可你被打成这样，怎么不替你自己的父母着想着想啊？”

“我就是最受不了每次挨打回家后我妈的难过样子才——”小白没往下说，似若有所思起来。

“那你每次挨打不还手也是因为这些？”

“那倒不是，我身体天生弱，还手也只能是多挨几下打而已，没有用的，不如忍忍算了。”小白实话实说，却让施远豪气顿生，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小白出头。

来到小白家那栋楼的不远处，果然看到刚才在一旁起哄的那个女孩从楼角一探头又缩了回去。

“那女孩儿叫程程，准是给胖子金他们报信儿的。”小白话音未落，就见从楼后冒出一群高高矮矮的男孩，有的好像还拿着棍棒，严阵以待地向前走来。

施远问小白：“你家住几门几层？”

“二门一层。”小白显得有些害怕。

“那就好办了。”施远似乎胸有成竹。

“怎么办？不如咱们先走吧。”小白边说边拉施远，施远这回很顺从：“咱们是走，一会儿再回来。”小白附和道：“对，晚点让大人陪咱们回来。”施远斜了他一眼：“哪有那回事儿！”“那，那，那……”小白不知说什么了。这时那群孩子作势要追，有的还高声喊叫：“噢，吓跑喽，胆小鬼夹着尾巴逃跑喽！”“就这点儿胆儿啊，我还真以为是天不怕地不怕呢。”“小白，你小子有本事就一辈子别回家。”

小白慌忙拉着施远紧走几步：“咱去哪儿？”施远并不看他：“你就跟着我吧，这回我得跟他们玩点儿战术了。”

来到施远家住的二号院，怕家里人发现，施远让小白等在院外，自己悄溜到楼后，一会儿工夫拿了条长长的绳子和一个破篮子出来，在院子角落又找了根挺粗的棍子，然后拽上小白一起向他家的方向走，边走边捡路边的石头和瓦

片往篮子里装，并示意小白一起捡。

小白一边捡一些很小的石子，一边问：“你这是要干吗呀？”“你能不能捡点儿有用的？”施远把一些小石子从篮子里扔出来：“你别问那么多，听我指挥就是了。”见小白满是狐疑，又安慰道：“告你说吧，从我爷爷那辈我家男的全是当兵的，长大我也要当兵，我爷爷从小就说我是天生的军人。那帮小子想和我斗简直差太远啦，他们还嫩得很，切。”施远说着掂了掂篮子，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掸掸手，挺起胸向前走，看上去格外轻松，小白却越发显得不安。

“咱们现在是去找胖子金他们么？”小白怯怯地问。

“没错，我要让他们见识见识小爷我的本事。”施远声音豪迈。

“你，你不多找几个人？”小白又问。

“我刚搬来哪儿找人去？”施远瞥了小白一眼：“要是我那些队员在，不用我动手，胖子金他们早就全趴下了。不过对付他们我一个人足够了，再说不是还有你么。”

小白听了立刻停住，脚跟一点一点往后蹭：“我，我可不会打架。”

施远一把拉住他：“不用你打，你别害怕。”然后像个指挥员似的分析部署道：“我估计他们现在都在你家楼门口，有别的路能绕到你家楼后么？有？好，我从楼后上去，你把篮子帮我运上来，然后你再到前面，告诉他们我在三楼，等他们上了楼你就趁机回家，剩下就没你事儿了。”

“什么？你要爬楼？”小白又紧张了。

施远一摆手：“爬个二三层楼对我来说只是小儿科，这是我7岁就能办到的事儿。”小白顺口问了句：“那你今年多大了？”施远道：“我13岁了，你呢？”

“我，快12岁了。”

“哦，那个胖子几岁？”

“和你差不多吧。”

接着施远向小白夸耀了一番自己几个经典“战例”，小白似信非信。俩人说着绕道来到了小白家楼后，施远抬头看看，把绳子环成圈套在脖子上，棍子往腰里一别，顺着雨水管就往上爬。小白忍不住按住他：“哥，你行吗？”施远咧咧嘴一乐：“你把那个‘吗’字去掉吧。”接着三下两下就从窗户翻身进了二楼，然后抛下绳子让小白捆结实了，一下一下将差不多装满石头、瓦片的篮子拽上去，